

第一章 生辰害命酒

陽春三月，草長鶯飛，處處皆是生機勃勃的景象，看一眼都讓人心生愉悅。在這溫暖的時節裡，安定伯府正在辦喜事——給安定伯吳文璟辦生辰宴，他正滿三十歲，在男人年紀這一塊，算是個有意義的整生辰。作為燕京城數一數二的豪門世家，場面自然是風光又熱鬧，達官貴人來了許多，笑語喧譁聲不絕於耳。

吳文璟是男主人，又是今日的主角，陪酒宴客忙得不可開交，而女主人白雪卻不見蹤影。宴席處的女賓客由老夫人孫氏招待著，她是已過世的老伯爺的嫡妻，吳文璟的生母，今日她身穿深褐色繡雲紋緞裙，髮絲在腦後挽成髻，笑起來很慈祥。

「如何不見我三姊姊？」

說話的女子容顏嬌美，是白雪的庶妹，西寧侯府的五小姐陳宛柔，她嫁給光祿寺卿王家長房的嫡長子，育有一子，此行是收到伯府的請帖，和丈夫一起過來的。

「得了咳疾，總是病著，所以不願意出來走動。」孫氏還是一臉慈祥的樣子，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又補充道：「大夫也交代了，讓她好好養著。」

「真可惜。」陳宛柔遺憾道：「我有三年未看到三姊姊了，挺想念的。」

得了咳疾？她可不信，不得吳文璟的寵愛才是真的吧。傳聞總不會空穴來風，不然白雪怎地嫁到伯府十年，會連一個孩子都生不出來？

只是再不得寵愛，外頭的臉面也該顧著，這樣大的場合，堂堂伯爵夫人竟然不露面，無論有多好的理由搪塞解釋，聽著都像是欲蓋彌彰。

孫氏見眾人的目光都往自己這邊看，有些尷尬地道：「妳們姊妹情深，是好的。」這個兒媳婦和兒子常年不睦，性子又剛烈，都不曉得柔順一些，她一個做婆母的，每每被人問及都覺得丟臉，論世俗綱常，哪家做妻子的不用忍讓和包容丈夫？她白雪就該例外？

陳宛柔嘴角微勾，低眸掩飾情緒，「老夫人謬讚了。」

她是父親親生的女兒，白雪不過是繼母嫁進西寧侯府時帶進門的雜種，論尊貴哪裡比得上她，有什麼比血統更能令世人信服的？但偏偏白雪就嫁得比她好，為了這事，她足足哭了半個多月，在僕從們面前都抬不起頭……好在如今的白雪日子艱難，也算是老天有眼。

陽光透過雲朵照射大地，明亮耀眼，人世間的一切齷齪、汙穢都像是無所遁形了。

雲隱苑裡，白雪倚著門檻在書房裡看了一會《品茶要錄》，覺得無趣便出來院裡散心。

咿咿呀呀的唱戲聲夾雜著絲竹管弦之清越，婉轉優美，那是府裡為了給吳文璟過生辰專門請的戲班子，她都知道，只是她和吳文璟空有夫妻的名頭，沒有情分，他全心全意地相信別人，對她不管不問，甚至都不願意看她一眼，既然如此，她又何必出去平白惹別人厭煩？

白雪在後宅吃夠了苦，也見多了趨炎附勢的小人，早冷了年輕時候什麼事情都要爭個輸贏的心氣……誰想怎樣便怎樣吧，不在意就好了。

有時候她也想不明白，吳文璟如此不待見她，為什麼當年還親自登門求親？日子匆匆如流水，一轉眼二十六個年頭都過去了，白雪歎了一口氣，也許再過十年都有白髮了……

廊沿上擺著一盆死掉的盆蓮，許是最近雨水勤，根莖都漚爛了，她探頭去瞧了一會，淤泥和髒東西都沉在了盆底，上層的水倒是清凌凌的，像一面鏡子，倒映出藍天白雲，還有自己。

皮膚還是光滑的，臉色看著卻不好，蒼白得沒有一點血色，豐潤的鵝蛋臉完全消瘦下去，顯得眼睛更大了，卻呆滯無生氣，再不復當年燦如春華一般的好顏色。她左眼角下方有一顆痣，呈水滴狀，像極了眼淚。

世人說這是淚痣，是吉利的預兆，但凡有此痣的女子，婚姻必定美滿，一輩子和丈夫恩愛白頭……還真諷刺！

「夫人，奴婢給您沏了茉莉花茶。」秋菊端著盞碗從正房裡出來，打斷了白雪的思緒，「天氣乾燥，您潤潤嗓子。」

她原來是伺候白雪母親的二等丫頭，白雪出嫁時被安排為陪嫁。

白雪「嗯」了一聲，接過盞碗抿了兩口，沒有說話。

陽光拉長了她的影子，襯得她羸弱又寂寥。

「夫人，西北角牆根處栽種的桃花都盛開了，真好看。」秋芙在一旁和小丫頭玩翻繩，虛虛一指，「奴婢給您選幾枝插瓶吧。」

白雪順著她指的方向抬頭去看，粉色的小花瓣一簇簇、一朵朵地堆在枝頭，如雲如霞，果真好。她點了點頭，又囑咐道：「要含苞欲放的。」

「奴婢明白您的意思，放心。」秋芙是白雪的貼身丫頭，從小便跟著伺候的，對於其喜好再瞭解不過了。

偶爾有風吹來，桃花的陣陣甜香沁入心脾。

這時候，曾悅帶著丫頭玳兒踏進雲隱苑的大門，看見白雪先屈身行禮，「給夫人請安。」她衣衫華麗，長得玲瓏苗條，髮髻上戴的是鑲嵌紅寶石金步搖，豔紅如鴿血，足足有龍眼珠大小，一舉手一投足，搖曳生姿，通身的氣派比白雪更像伯府的女主人。

白雪抬眼看去，「是你？」

曾悅笑著點頭，恭敬極了，「奴家奉了伯爺的命令給您送來幾樣小菜和一壺美酒。」說著頓了頓，又接著輕啟唇瓣道：「伯爺的意思是，晚上來陪夫人用膳。」說話間，示意玳兒把手裡的紅漆雙層方形食盒遞過去。

白雪沒吭聲，神情淡淡地看著她，曾悅是個極其聰明的人，也懂得投其所好，貼身伺候吳文璟不到半年便成了他心尖上的人，隨後又陸續生下庶長子、庶長女，就連內宅中饋的差使也被她接管了……

有這樣的好本事，誰還在乎她只是個姨娘呢？

自己在她手裡栽過大跟頭，忘是忘不了的，卻也懶得以牙還牙了。因果報應，從來不爽，曾悅的報應早就到了，且更為猛烈，在她害自己的那一刻，不知道有沒有想到後來？

秋菊察言觀色，見自家夫人沒有什麼動作，便上前一步接過了食盒。

「夫人要是沒有別的事情，奴家就先告退了。」白雪遲遲不再言語，也不理會她，曾悅有些不自在，在別處受人恭敬和恭敬別人是兩回事，不知怎地，她又想起了兩人曾經的那些過節，不願再待下去，告辭道：「灶上的吃食要有人看顧，府裡的貴客多，不好怠慢。」

白雪「哦」了一聲，擺手道：「去吧。」

曾悅又屈身行禮這才退下，將姨娘安分守己的模樣做了個十成十，任誰也挑不出毛病。

主僕倆出了雲隱苑，玟兒開口道：「夫人也真是的，明明過得不如意，還生生地端著架子，好像和咱們說話都降低她身價一樣。素面朝天也就算了，連身上穿的青底繡蘭花襪子都是前年流行的款式，早洗得發白了……奴婢瞧著，她是哪一點都不能和您比。」

「平白說這些做什麼？」曾悅摸了摸鬢角的髮絲，「她是伯府正經的夫人，又出身好，有架子是應當的。」

白雪不得伯爺的寵愛，又無兒無女的，翻不出什麼風浪了，要是她能早死就更好了，依自己和伯爺的情意，說不準能扶正，那松哥兒就能順理成章地成為嫡長子，以後也能繼承家業了。

想起剛才的美酒，曾悅笑得頗有深意，她是最瞭解伯爺不過的，一天之內只要喝醉過一次，斷不會再喝第二次，說來是個相當有節制的人，如今就看白雪的命大不大了……

松哥兒是曾悅生的庶長子，全名吳松，剛滿七歲，原來養在白雪的名下，後來被孫氏接去了。

聞言，玟兒小嘴一撇，看了眼雲隱苑的方向。

「夫人曾經也是個厲害人……」曾悅眸光微深，說出來的話卻別有用意，「她管理內宅時頗有手段，就算伯爺和老夫人對她不滿，在此事上卻是讚不絕口的。」

「都是過去的事了。」玟兒不屑道：「再厲害不還是乖乖地讓給您了？」

「住嘴。」曾悅斥責她，「年歲越大越不知道規矩了，這話要是傳到伯爺的耳朵裡，他會怎麼想我？」

「奴婢錯了。」玟兒吐了吐舌頭，討饒道：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」

曾悅腳步未停，出了月亮門往前院的大廚房走，記憶裡的往事慢慢襲上心頭。幾年前她剛懷上惜姐兒，松哥兒就被老夫人抱走了，美其名曰她一個人照看不過來，要養在白雪名下。

辛苦十月生下來的兒子才一歲多點就必須遠離生母，只因為她身分低微，便不配養親生的兒子嗎？想來她就是從那個時候起才開始恨上白雪的，因此她千方百計的算計，離間她和伯爺，就是想奪回松哥兒。

但西寧侯府出來的姑娘又豈是簡單的人物？對於她的算計，白雪總能不聲不響的化解，要不是依靠肚子裡的惜姐兒，她還真的扳不倒白雪。

惜姐兒全名吳蕊惜，比吳松小一歲，養在曾悅的身邊。

「姨娘，小姐又發燒了，咳嗽個不止……」這時，一個梳雙髻的小丫頭從遊廊上跑下來，攔住了曾悅，「您快去看看吧。」她是在曾悅房裡伺候的三等丫頭小翠。

「什麼？」曾悅一驚，來不及詢問便道：「快去請府裡的凌大夫。」

小翠答應一聲，又匆匆忙忙地跑遠了。

曾悅抓住玟兒的手，後悔得整個人都在顫抖，當年她懷惜姐兒還不到三個月時，為了誣陷白雪故意喝下濃濃的一碗山楂汁，雖說最後也保住了惜姐兒，但終究還是傷了元氣，惜姐兒一出生就比尋常的孩子弱，也不肯長個頭，生病更是家常便飯，最可恨的是一一松哥兒依舊沒有奪回來！

幸而吳文璟心疼她和女兒，和白雪大吵一架後，把管家權給了她，也算是一種補償了。

「姨娘，您別擔心，小姐一定會沒事的。」玟兒也被嚇住了，小姐生病一向凶險，有幾次都是死裡逃生的。

曾悅的眼淚撲簌簌地落下，她慌慌張張地掉頭往自己院落的方向走。

唱戲聲還在響，喜慶得很，聽著像是八仙拜壽。

酉時過半，晚霞灑了滿天。

吳文璟酒喝了不少，有些醉了，他笑著送走最後一批賓客，又喝了一碗醒酒湯，等頭腦清醒些了才往雲隱苑的方向去。

秋芙正站在長廊下教小丫頭做事，見吳文璟從大門處進來，便屈身行禮道：「給伯爺請安。」

「起來吧。」吳文璟認識她，知道她是白雪身邊的大丫頭，揉了揉漲疼的太陽穴，問道：「妳們夫人呢？」

「在屋裡。」秋芙恭敬地開口，又過去親自打起簾子，「伯爺請。」

吳文璟「嗯」了一聲，抬腳邁上臺階，進了正房。

白雪在廳堂的圈椅上坐著，面前是一張紫檀木大圓桌，酒菜已經擺好了，她神情有些木，聽見聲響也沒有回頭。

秋菊在白雪身邊站著，看到吳文璟屈身行禮道：「伯爺安好，夫人知道是您的大日子，專程等著，想和您一起用晚膳呢。」她這樣說，不過是想讓伯爺多少惦記些夫人，對她好一點，別讓那起子姨娘太目無尊長，爬到夫人的頭上作威作福。聞言，吳文璟點點頭，徑直去了白雪對面坐下，對秋菊和其他站著伺候的丫頭、婆子開口道：「這裡不用妳們伺候了，都下去吧。」

眾人應「是」，依次退了出去。

外邊的天慢慢黑下了來，吳文璟藉著閃爍的燭火去看白雪，心頭暗暗一驚，她臉色很差，眼圈有些發青，整個人死氣沉沉的，衣衫穿在身上顯得空蕩蕩的，紅唇微抵，身姿端正，一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姿態，沉鬱又冷淡。

這和他印象裡的白雪迥然不同，還記得少年時和母親一起去西寧侯府做客，她站在柳樹旁邊的情景。

她笑起來明眸彎彎，和誰說話都是熱情洋溢，光鮮明媚得就像春天裡盛開的花朵，特別是左眼角下方的淚痣，一顰一笑間平添了幾許嫵媚，十分的動人。想起以前的事情，吳文璟心裡不是沒有感慨，身為情竇初開的少年，他那時候也被白雪吸引了，就像詩經寫的——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有誰不喜歡美人呢？但她嫁到伯府這些年，過得是什麼日子，再沒有人比他更清楚。

不是他不懂得憐惜，而是只要一想到她為了嫁給自己，不惜以自身名譽和他的名譽為賭注，他脊梁骨都冒著寒氣。

想到這，吳文璟搖了搖頭，他真是執迷不悟，竟然看見現在的白雪還隱隱感到悵然……她自私、陰險，如今的一切不過是罪有應得。

他拎起酒壺給自己滿了一盞酒，「妳既然著人請我過來，為何又不言不語？」

白雪一怔，抬頭看他，「妾身聽不明白你的意思。」

曾悅不是說，是吳文璟要和她一起用晚膳嗎？

「和我裝傻充愣？」吳文璟正要飲下杯中酒，聽見這話，冷哼一聲，「妳不是最不屑這種做法嗎？」他放下酒盞，眼神銳利地盯著白雪，只覺得她虛偽。

「我沒有。」白雪解釋道：「是悅姨娘——」

然而她才說了開頭就被吳文璟打斷了，「這和悅姨娘有什麼關係？她幫妳管理內宅，又要照看著惜姐兒，已經夠勞累了，妳還想方設法的給她使絆子，就因為悅姨娘給吳家生了兩個孩子，妳就如此容不下她嗎？」

就算和吳文璟形同陌路了，可如此被他指著鼻子顛倒黑白的辱罵，白雪還是受不了，「妾身五年未踏出雲隱苑一步，而悅姨娘卻是府裡說一不二的人物，妾身怎麼給她使絆子？」她深吸一口氣，道：「你看一下她的吃穿用度，再瞧瞧我的，與其說妾身容不下她，是她容不下妾身才是真的吧。」

「妳伶牙俐齒的功夫又長進了，我是說不過妳，但事實就是事實，妳怎樣辯駁都改變不了。」想起自己的女兒，吳文璟就氣得咬牙切齒，「惜姐兒就是一個例子！」

「我不曾做過任何不利於惜姐兒的事情。」白雪垂下眼，不再看他，「對妾身而言，你相信或不相信都不重要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妾身無愧於心。」

妻子的從容讓吳文璟怒火更盛，「妳害了人還做出無辜的模樣，自己都不覺得噁心嗎？惜姐兒病殃殃的，一日都離不了湯藥，妳心裡暢快了？」說著，他頓了頓，俊臉有些扭曲，「妳這樣壞心腸的人，活該生不出孩子！」

他這話說的實在惡毒！白雪的淚水奪眶而出，「妾身為什麼生不出孩子？伯爺不知道嗎？」

吳文璟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是妳不配。」

他自始至終都沒有碰過白雪，成親的當晚也是和衣而眠，就連母親第二日的問話也是敷衍過去的，之後除非必要，雲隱苑他一次都不來，更別說在這裡過夜了。白雪看著他，脊背挺得直直的，「妾身是伯爺親自登門求娶的，你又說不配……那當年何必多此一舉，害人害己。」

吳文璟對她的恨意一直都在，她不是感覺不到，只是想不通而已。

哪家的姑娘像她一樣，嫁人嫁的比守活寡都難挨，可這樣的事情要她如何說呢？

她的自尊心也不允許，只能是啞巴吃黃連，有苦往肚裡嚥。

「害人害己？」吳文璟譏諷道：「成語用的倒是挺應景。」他狠力拍了下桌子，「這不是都在妳的掌握之中嗎？當年靖王府舉行秋日賞菊宴，燕京城適齡的少男少女都去了，我不過是同妳說了幾句話，沒隔幾天妳便派人送了書信給我。」

說到這，他停頓了好一會，看她的眼神冷冰冰的，「信中竟是威脅我與妳成親，還說若是不同意，就找人在燕京城裡散佈我與妳的私情……我與妳有過什麼私情？妳一個女兒家竟然不知羞恥至此！

「我本來不想搭理妳的，但這件事情不知怎地就傳到了母親的耳朵裡，她又告知了父親，結果我被父親抽了二十鞭，又跪了三天的祠堂，等我養好傷能走動時，母親已經讓媒人去了西寧侯府……」這種屈辱就像烙鐵，深深地刻在皮膚裡，每看到白雪一次就加深一層。

白雪震驚到不知所措，好半天才反應過來，「……不是我做的！我從來沒有給你寫過書信。」

吳文璟說的事情她聽都沒有聽說過，又何談去威脅他？西寧侯府和安定伯府走得較近，兩家常有來往，她和吳文璟少時便認識卻沒有要嫁給他的心思，後來他上門提親，她也沒料到緣由竟是這樣……

一剎那間，白雪想了很多，做這件事的人到底是誰？目的是什麼？難道就為了搭上她的一輩子？

「妳說不是就不是？」

「你要相信我。」

「憑什麼？」吳文璟從座位上站起來，走到白雪的身邊，恨聲道：「妳擅長楷書，恰好書信的字體也是。」

白雪扭頭看他，「天下練習楷書的人比比皆是，你怎麼就認定了是我？我一個女子，臉面看得比性命都重，怎麼可能寫出要滿大街散佈與你的私情——」

「夠了！」吳文璟再次打斷她的話，伸手去捏她的下巴，「都過去了，我也覺得無所謂了……」他的語氣有種怪異的平淡，彷彿真的事不關己一樣，「妳老老實實地待著，別再想著為非作歹，我會容妳在府裡終老，不然休怪我翻臉無情了。」

高几上有一只青花梅枝花觚，裡面插滿了桃花，錯落有致，夾雜著一兩片綠葉，很是賞心悅目，白雪卻突然感到一陣疲累。

吳文璟看了她一會，又滿了一盞酒，不容分說就往白雪嘴裡倒，「喝點吧，也算是為我過生辰了。」

白雪掙扎不過，被噙了好幾口，嚥進了一些，也吐了一些出來，形容狼狽不堪。這時候，正房的簾子一掀，先跑進屋的是秋菊和秋芙，兩個大丫頭紅著眼圈，撲通一聲跪倒在地，「求伯爺饒過夫人。」她們一直在屋外守著，隱約聽見屋內的兩人又起了爭執。

吳文璟還沒有來得及發火，耳邊先傳來熟悉的咯吱聲，他回頭看去，卻發現西寧侯府的世子爺陳容與由下屬推著輪椅過來了，他身穿湖水色長衫，容顏美如冠玉，嘴角微勾，明明是帶著笑容的，側面看卻淡漠非常。

「伯爺在做什麼？」陳容與和吳文璟說話，目光卻盯著白雪，神色複雜，關切之態毫不掩飾。

吳文璟不自覺地鬆開了手，咳嗽一聲，「你不是走了嗎？」

西寧侯府的世子爺不良於行世人皆知，但也是他平定了靖王逼宮，於千軍萬馬中救出了聖上。

武將世家的人，似乎天生就比別人多了一股霸氣，被他問話，吳文璟的腿腳就莫名發軟了。

「我來看雪姐兒。」

陳容與看白雪被兩個丫頭攙扶著站起來，心頭猛地一揪，白雪在家裡時是何等驕傲恣意的姑娘，如今的衣著妝扮卻不如西寧侯府的丫頭體面。

他知道她過的不好，卻不曾親眼見過，她每一次回去探親也是風風光光的，誰知道背地裡竟……他吳文璟還真是吃了豹子膽！要不是白天忘記了母親託他拿給白雪的玉佩，他也不會去而復返，更不會看到這一幕……

「夫人，您怎麼了？」鮮紅的血從白雪嘴裡流出來，秋芙嚇得聲音都變了。

「我……」白雪一張嘴，又一口鮮血噴了出來，身子也向一側傾斜。

見狀，陳容與快速地滑動輪椅，可惜還是慢了一步，只能眼瞅著白雪倒在自己面前。

他抿緊了薄唇，雙手一伸，抱起了白雪，方才她摔倒的時候，額頭磕在地上，發出「砰」的一聲，疼得他心都揪成一團。

生平第一次，他渴望雙腿是完好無損的，這樣他就能接住白雪了吧？

只是自從她嫁人後，他的心就跟著死了，哪裡還顧得上雙腿的治療，反正他也不可能擁有白雪了，雙腿的殘疾與否也就不重要了……

「酒裡……有毒……」白雪勉強說了一句話，氣息就弱下來。

陳容與伸手給白雪擦嘴邊的血，然而卻是越擦越多，他人看著還算沉穩，手卻抖得連袖口處的錦帕都拿不出來。

吳文璟一聽這話，不可置信地道：「酒水不是妳自己準備的嗎？」

「是悅姨娘送來的。」秋菊泣不成聲道：「她還說是您讓準備的，要和夫人共飲……」

「斷斷不可能！」吳文璟退後一步，斥責道：「悅姨娘賢慧心軟……」只是說到這他就說不下去了，因為白雪剛才就和他提起過曾悅，是他自己沒有在意。

白雪大口地喘氣，血染紅了她胸前的襖子，她感覺到渾身的力氣慢慢地消逝了。她知道自己快要死了。

「我進門時，看到是你在灌她酒。」

陳容與被白雪的血染紅了雙眼，他覺得自己越來越焦躁，情緒像是要崩潰一般，幾乎要控制不住了。

「世子爺，不是這樣的。」吳文璟慌亂地擺手，他就算再恨白雪，也沒想過要她死，至少不會是他親自動手，西寧侯府家大業大，可不是他們小小的伯府能惹得起的。

陳容與閉了閉眼，腦子裡全是殺了吳文璟的念頭，他控制不住自己了，也不想再控制……

吳文璟看著他抽出腰間的短劍，慢動作一般，無比精準地捅向自己的胸口，他甚至來不及喊叫就摔倒在地。

看見這一幕，白雪也瞪大了眼睛，他……是為她報仇嗎？

「為何……要如此做？」被陳容與抱在懷裡，聞著他身上淡淡的藥香味，白雪的心漸漸地平緩下來，「你……不是一直……都討厭我嗎……」

她想起了很多事，可如今卻連一句完整的話都說得艱難。

陳容與低頭看著她，神情珍重又溫柔，像在哄一個孩子般，「要是那樣，我怎會自妳嫁人後便一直未娶？」

白雪直視陳容與的眼底，那深褐色的瞳孔裡藏著小小的自己……往事一幕幕湧上心頭，全是陳容與包容、遷讓她的畫面，這怎麼會是討厭呢？

人快死了，反而看得更清楚了，她以前怎麼就不明白他的心呢？

她想摸摸他的臉，只是手伸了一半就香消玉殞。

第二章 回到十四歲

渾濁帶著腥味的水從四面八方湧入耳朵、嘴巴，白雪覺得自己的身體不斷地往下沉，越掙扎就下沉得越快，大腦中的意識越來越淡薄，撲面而來的都是冰冷的窒息，很像她十四歲那年被人推入荷池的感受……

老人們不是常說人死如燈滅嗎？難道還必須經歷一番如此真實的過程？

白雪很清楚自己應該是死了的，她被吳文璟灌下毒酒，又吐了那麼多血，活是肯定活不成的，她耳邊還殘留著秋菊、秋芙的痛哭聲。

想起陳容與的最後一句話，她心像被針扎一樣的難過。

那個被她埋葬在心底的祕密……原來他也和她一樣，可終究是錯過了……

白雪很快就不再去想那些了，因為她支撐不住了，完全要被死亡的氣息籠罩了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有人奮力游到她身邊，伸出胳膊攬住她的腰，努力地帶她出了荷池，繼而又立刻被按壓胸口，吐出了好幾口的汗水。

陽光曬在白雪的臉上，她覺得刺眼，耳邊又模糊地聽到有人在交談。

「大少爺，您的雙腿才被針灸得有些起色，現在又跳水去救人，寒氣多大啊。」好像是個小廝，他絮絮叨叨地道：「三小姐心高氣傲，最看不起人，您何必……」

「住嘴！」這聲音很冷淡，卻也熟悉，「我的事情，如今都需要你做主了？」

「奴才不敢。」被叱責的小廝聲音有些畏懼。

少年看著昏迷的白雪，想起了一件事，他十二歲那年腿疾犯了，疼得死去活來，屋裡的人有忙著去請大夫的，有去稟報祖母和父親的，偏偏沒有人來看他一眼，只有前來借字帖的白雪從荷包裡拿出一顆窩絲糖，強硬地讓他吃了。

他至今還記得當時的場景，紮著雙丫髻的女孩脆生生地道：「母親說，生病的時候吃點甜的，身體很快就會好起來的。」

不過是騙孩子的伎倆，他卻第一次感覺甜到了心窩裡。

她那年十歲，剛被嫁過來的繼母接進府裡，對他還很陌生，來借字帖也是父親想

讓他們兄妹多接觸些，培養點兄妹感情。

又過了幾年，兩人慢慢大了，白雪和別的兄弟姊妹走得越來越近，反而和他疏遠了……可是無論她做什麼、怎樣做，只要一看到窩絲糖，他都願意寵著她，讓她高興。

察覺到有目光盯著她，白雪睜開了眼，只見頭頂是湛藍的天空、白色的雲朵，還有光芒萬丈的太陽，她伸手遮擋陽光，卻看到自己年輕、嫩如水蔥的手。

她愣怔了好一會兒，雙手撐著地面坐了起來，這周圍的一切她太熟悉了，六角涼亭、荷池、鋪滿鵝卵石的小徑和青蔥茂盛的竹林……這分明就是西寧侯府陳家的後花園。

「妳怎會掉進荷池？出來都不知道帶個丫頭嗎？」

白雪轉頭去看和她說話的那個人，眼眶慢慢地憋紅了，只見陳容與身穿墨色右衽綢衫，繫著白玉腰帶，在輪椅上坐著，寬大的袖子還在往下滴水。

白雪淚眼婆娑，忍不住開口道：「我不是死了嗎？」要不下她怎會看到少年時期的陳容與，還有記憶裡的陳家？

「胡說！」陳容與聞言，瞳孔緊縮，再看白雪的目光中就帶了審視，「妳在想些什麼？還是說妳經歷過……」

他無意間路過這裡時看到她在荷池裡掙扎，想她回來愛說愛笑、性子開朗，絕不是那等會尋短見之人，再說了，她也沒有理由去尋短見啊……難道是被人推入荷池的？

「沒有……大哥……我也不知道……」白雪語無倫次，嗚咽著說不出話來，跪爬了幾步，一頭扎進陳容與的懷裡。

她哭的真心，倒弄得陳容與一時間有些懵，可隨後又想開了，剛才的事情興許嚇壞她了，又或者是劫後餘生……金尊玉貴養著的女孩，哪裡見過真正的黑暗與風雨？

白雪感覺到他的僵硬，卻語不得其他，她暗地裡狠狠掐了自己一把，疼得秀眉都扭曲了，心中卻格外歡喜，甚至是狂喜，陳容與的身軀是溫熱的，她也知道疼痛，證明她是個活人，她沒有死！

至於是什麼原因讓她重回十四歲就不重要了，這證明著上天對她不薄！

一旁的小廝也被驚住了，一向和自家大少爺不親近的三小姐竟然摟著大少爺痛哭，簡直是聞所未聞，而大少爺竟然也沒有推開三小姐……

他默默低下頭，覺得自己不應該再看下去了。

這時，遠處傳來輕輕的腳步聲，是白雪的貼身丫頭秋芙回來了，她被支使著去就近的回事處拿些魚食，眼下才返回。

「大少爺，有人來了，咱們先走吧。」小廝提醒道。

大少爺和三小姐雖然名義上是兄妹，但畢竟不是血親的關係，被人看到了總是不大好。

陳容與「嗯」了一聲，低頭就看到白雪散亂的髮髻，頭頂有一個小小的髮旋，他心裡不由得一軟，「妳回去好生收拾一下，天氣涼，小心得了風寒。」

「……好。」白雪擦了擦淚水，從他懷裡退出來，低聲道：「今日……謝謝大哥的救命之恩。」

「不必。」陳容與擺擺手，看了她好一會兒，這才示意小廝推動輪椅離開荷池邊。小廝很熟悉府裡的路線，推著陳容與，三拐兩拐的就不見了蹤影。

「三小姐，您這是怎麼了？」秋芙到了近前，看到白雪的情況頓時嚇得三魂七魄都要飛了，「您的衣衫怎麼都濕透了？」自己離開不過一炷香的功夫，這期間發生了何事？

「我被人推進了荷池裡。」白雪頭疼欲裂，又交代臉色蒼白的秋芙道：「別聲張，咱們趕緊回海棠閣。」

海棠閣是她的住處，是西寧侯府偏西南方向的一處房屋。

前世她被陳容與從荷池救出來後，大哭大鬧的，一口咬定是被人推入荷池。

母親後怕之餘也震怒，立即對府內眾人展開調查，卻苦於找不到凶手，後來也沒辦法，只能不了了之，再後來，不知怎地，府裡竟傳出她是自己跳入荷池又想誣陷別人，陳容與本是好心，卻被牽連成和她是一夥的。

她性子剛烈，不甘心被人背地裡議論，那時候的她既敏感又疑神疑鬼的，但凡看到丫頭、婆子們獨自說話，都將人拉過來詢問，鬧得府裡更加議論紛紛。

陳老夫人認為是她鬧騰，她去請安問好，神色都淡淡的，倒是陳宛柔藉機而上，和陳老夫人的關係更加親近了起來。

如今想來，這倒是有人故意為之，害她不成又步步為營，當真好計策。

重活一世，她第一步就是不跳進別人的陷阱，來日方長，算帳還是一點一點來比較有意思。

秋芙「嗯」了一聲，攙扶起白雪，上了蜿蜒曲折的遊廊。

海棠閣院落不大，朝向倒挺好的，南北通透，一溜三間的正房，寬敞明亮。兩旁是耳房，和左右的廂房相連，院子裡種著兩株花葉海棠，長勢良好，枝繁葉茂的。主僕倆回來海棠閣後，秋芙就命粗使婆子抬了熱水，服侍著白雪洗了澡，又換上乾淨的衣衫。

「小姐，喝口薑茶吧，去去寒氣。」秋芙端了盞碗遞給白雪，又道：「是奴婢命小廚房新熬的，紅糖加的多，不會辛辣的。」

白雪點點頭，仰頭喝了大半盞，又遞給秋芙，和她說：「我頭疼得厲害，想休息一會兒，妳先下去吧。」

秋芙屈身應「是」，直覺有哪裡不對勁但又說不上來，等出了正房才猛然想起，小姐是最討厭薑味的，每次熬了薑茶或薑湯，小姐連看一眼都不肯，這一次怎地遞過去就喝了？

白雪並不知道貼身大丫頭的想法，此時的她，正在打量房間的佈置。

緊挨著後牆的地方放了一張紫檀木雕荷花紋架子床，上置淡綠色細布繡蘭花帳子，床頭處放了一個半人高的大漆百寶嵌立櫃，雙開門的，鏤空雕刻了幾朵盛開的牡丹花，還刷上紫、粉、綠三種顏色，格外的華麗尊貴，依靠著的是黑檀木九

屨梳妝檯，銅鏡、梳子等一應俱全，配套的還有黑檀木杌子，和其遙遙相對的是黃花梨喜鵲登枝衣櫃。

臨窗的貴妃榻是細木雕花，形態優美，兩邊是高几，分別擺著白玉纏枝竹紋瓶，裡面插著開到正好的四季桂，淡黃色的花瓣泛出陣陣幽香。

多麼熟悉又陌生的地方啊……白雪長吁出一口氣，心裡卻發虛得很，如此幸運的事情讓她始終不太敢相信。

人死了又重生？這實在是玄之又玄，但如果不相信，那麼現在的她又是誰呢？這是海棠閣的西次間，也是她的臥室，前世被母親接來西寧侯府後，她就住在這裡。

白雪拿起放在梳妝檯上的梳子，看著銅鏡，慢慢地梳理長到腰間的青絲。

剛才洗澡的時候也洗了頭髮，此刻還半濕著，她便沒有挽髮髻。

銅鏡裡的少女膚光勝雪，雙目盈盈如一汪秋水，嘴唇嬌潤如初綻的櫻花，當真一副明媚的好容貌，燦如春華。

她看著銅鏡好久，伸手去觸摸，「妳真的是白雪嗎？」然而四周安安靜靜的，沒有人回答。

銅鏡裡的少女倒是跟著做了一樣的動作，她的左眼角下方也長了一顆淚痣，兩人一模一樣。

「我情願妳就是我……也許妳真的是我……」

一陣風順著推開的櫥窗吹進屋裡，幾片四季桂的花瓣落在了高几上。

少女的聲音寂寞如斯，白雪笑了笑，放下手中的梳子，抬步走去其他房間。

和西次間相鄰的耳房做成了淨房，正堂擺設的則很是簡單，後牆上掛著梅蘭竹菊圖，往下是案桌，上頭擺著幾盤點心和瓜果，東西依牆共四把圈椅、兩個小几。東次間是書房，和其挨著的耳房是海棠閣的小庫房。

看仔細了，心裡便安定下來，這裡的所有都是按照她的喜好佈置的，就連梅蘭竹菊圖都是她親自在庫房挑選的。

她是真的……回來了！

想通了的白雪腳步輕快了許多，她又回了西次間，拿著秋香色大迎枕，斜倚在貴妃榻上歇息，半晌後，她喚道：「秋芙。」

在門外守著的秋芙應了一聲，挑簾子進來，「小姐，您有事找奴婢？」

「小廚房熬的薑茶還有嗎？」

秋芙一愣，「有的。」

「去裝一壺給景廡苑送過去，就說……」白雪沉思了一會兒，道：「就說薑茶能去寒氣。」景廡苑是陳容與的住處。

「嗯？」秋芙更愣了，「要送給……大少爺嗎？」

白雪看了她一眼，「景廡苑難道還住了別人？」

「不，不是的……」秋芙連忙擺手，「奴婢馬上就去。」

她屈身行禮，忙退下了，只是心裡的疑問卻更大了，小姐和大少爺的關係一向冷冷淡淡的，這時候送薑茶過去做什麼？再說大少爺是府裡的世子爺，要什麼沒

有，別說一壺薑茶了，就是十壺也盡有，哪裡還要她們去送。

西寧侯府的院落構造仿照江南園林的風格，大致分為前院和後院，其中亭臺樓閣、假山水榭，錯落有致，隙地之處種植了各式各樣的花木，難得的四季長春。景廡苑位於陳家大宅的後院，和陳老夫人的留春館相鄰，是個三進的宅子，每進的佈局都一樣，由月洞門隔開，皆是五間上房、兩間耳房，兩邊的遊廊接連著東西廂房。

陳容與六月初八的生辰，已經滿十六歲了，按規矩而言，他應該和其他的兄弟一樣，七歲一到就搬去前院居住，但陳老夫人心疼嫡長孫的腿腳不好，又可憐他生母去的早，便令其住在離她最近的院子裡，也能時時看顧著些。

秋芙遵從主子的命令，手端大漆圓盤，上面放著裝滿薑茶的描梅紫砂茶壺，一路走去景廡苑，遠遠地便能看到氣派的門樓，飛簷青瓦。走到近處，她和旁邊掃地的婆子打招呼。

「秋芙姑娘，妳來了。」她是景廡苑的下等婆子，姓王，見了三小姐身旁的一等丫頭自然是恭敬有加。

秋芙身穿寶石青蓮紋長比甲，笑咪咪道：「我們小姐給世子爺送些東西。」她皮膚有些黑，但長相清秀，笑起來親切又好看。

「是。」王婆子忙道：「妳進去吧。」

王婆子身邊站著一個梳丫髻的小丫頭，聞言也跟著開口，「秋芙姑娘，世子爺好像在書房，我給妳帶路。」

「好。」秋芙點點頭，「勞煩了。」

兩人跨過門檻，走了幾步便是敞開的垂花門，走道是用青石板鋪就，院中栽了四棵松柏，枝繁葉茂。

小丫頭在前面走，還不忘和秋芙說話，「世子爺的書房在第二進。」

秋芙「嗯」了一聲，快速的打量四周，心裡暗道：不愧是世子爺的住所，敞亮又闊朗，雕梁畫棟，隨處可見的富貴。

深秋的天空，白雲一團一團的，像流動的雪山。

秋芙和小丫頭一起到了第二進，講明了來由，有守門的小廝進去稟報，不一會兒又回來了，他道：「秋芙姑娘，世子爺讓妳過去回話。」

秋芙道了謝，抬腳上了大理石堆砌的臺階。

陳容與正在書房裡習字，陽光透過打開的櫺窗照在他的側臉上，鍍上一圈淡淡的光，低垂的眉眼如詩如畫，卻給人敬而遠之的疏離。

秋芙進了屋，屈身行禮，「世子爺安好，三小姐讓奴婢給您送了薑茶。」

聞言，陳容與拿毛筆的右手一頓，緩緩地道：「可說了什麼話？」

秋芙想了想，一五一十的回答道：「薑茶能去身上的寒氣。」

一聽這話，他低頭看了眼被細絨毯蓋住的雙腿。

站在一旁伺候筆墨的小廝吳華瞧了瞧自家主子的臉色，上前一步接過秋芙手裡的

大漆圓盤，「多謝三小姐了。」

秋芙鬆了一口氣，世子爺惜字如金的……這是不大高興吧？好在收下了，不然，她端了一路的薑茶再端回去，對小姐也不好交代。

她等了一會兒，見陳容與遲遲不再言語，就準備告辭回去，然而才屈了屈身，陳容與卻開口了。

「妳們家小姐……還好嗎？」

這問的是什麼話？秋芙愣了一下，呆呆地道：「挺好的。」

宣紙上暈出了一灘墨汁，這下字是寫不成了……陳容與把毛筆放在筆擱上，擺手道：「妳回去吧。」

「奴婢告退。」說著，秋芙往後退了幾步，才轉身出了西次間。

等秋芙挑簾子出去了，吳華拿了碗給陳容與倒滿，問道：「世子爺，您喝一點？」

他伺候世子爺十多年，其心思還是能揣摩出一二的，別看世子爺面上對三小姐冷冷淡淡的，心裡卻指不定不是如此，也就弟弟吳濤是個大老粗，看不出來是非。

陳容與抬眼去看案桌上擺的鳳尾竹，目光沉沉的，半晌後，無言地伸出了手。

見狀，吳華笑著把碗遞到他手裡。

陳容與喝了一口，薄唇不自覺地一抿，還真甜！所謂薑茶，應該以辛辣為主，紅糖為輔助，可白雪送來的，主次剛好顛倒了。

這讓他又想起十二歲那年吃的窩絲糖……不一樣的味道，卻是一樣的甜。

吳華見陳容與的碗空了，自動地拎起描梅紫砂茶壺又給滿上。

微風吹來，鳳尾竹的葉子搖擺不定。

秋芙回到海棠閣的時候，白雪正閉眼側躺在貴妃榻上，身上搭著湖藍色緞被。

半夏坐在一旁的小杌子上做針線，她是白雪的二等丫頭，年十三，比秋芙小一歲。

「秋芙姊姊。」看秋芙進來，半夏忙站起身，小聲道：「妳回來了。」

秋芙的聲音也壓低了，「小姐，睡了？」

半夏「嗯」了一聲，「做飯的邱婆子來過，問小姐什麼時候用午膳，我給打發了。」

小姐剛睡下不久，我總不能叫醒吧？」

秋芙笑了笑，瞅了眼正堂案桌上的沙漏，「午時還未到，小姐多睡一會也未嘗不可。」

然而白雪的覺還是沒有睡多久，她的母親王書琴就帶著一眾丫頭、婆子過來了。

王氏進屋便問：「妳們三小姐呢？」

秋芙和半夏慌忙迎了出來，屈身行禮道：「夫人安好。三小姐在午睡呢。」

「午睡？」王氏徑直往西次間走，「我怎麼聽說雪姐兒掉入荷池了？」

秋芙聞言一驚，回想在後花園時的場景，結結巴巴地道：「並沒有……奴婢……」她確實沒有親眼看到小姐掉入了荷池，但小姐落湯雞的模樣又真的很像……

「跪下！」王氏不聽她的話，柳眉一豎，斥道：「妳是三小姐的貼身大丫頭，怎麼，連一件事情都說不清楚嗎？」

「是，奴婢知錯了。」秋芙臊得臉通紅，撲通一聲跪在了地上。

「母親，是我不讓秋芙說的……您別怪她。」

白雪睡得原本就不踏實，母親一來，更沒有了睡意，她揉著眼睛坐起來，看著近在咫尺的母親，眼眶便有些濕了。

母親真年輕，臉上一點皺紋都沒有。

「我的兒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王氏三步併作兩步地走到白雪面前，輕聲問道。白雪卻只是搖搖頭，拉著母親的手反問道：「您是聽誰說我掉入荷池的？」掉入荷池的事，除了陳容與主僕，她並沒有讓別的人知曉，就連秋芙她都沒有說，母親是從哪裡得到消息的？

「竟然是真的？」王氏臉色都嚇白了，她又痛心又難受，「好端端的，怎麼就掉進荷池了？」女兒的精神看著也不好，病懨懨的，說話也沒有什麼力氣。她回頭看向秋芙和半夏，怒道：「妳們兩個的膽子真是越來越大了，伺候三小姐都敢不盡心了！」

半夏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秋芙，也撲通一聲跪下了，「夫人，請您明察。」

「不關她們的事。」白雪拉著母親坐在自己的身邊，小聲道：「是我要瞞著的。」見丫頭、婆子們烏壓壓地站了一屋子，也不好說什麼話，白雪便擺了擺手，讓她們都退下。

「母親，不是女兒不小心掉進荷池的。」對母親的依賴是印在骨子裡的，白雪和盤托出一直存在的念頭，補充道：「女兒是被人推入荷池的。」

「什麼？」王氏倒吸了一口涼氣，驚駭不已，被白雪握住的右手都在顫抖，「我的兒，妳所言可真？」

白雪「嗯」了一聲，「我當時探頭去看水中的錦鯉，卻不防有人從背後推了我，要不是大哥捨命相救，女兒怕是回不來了。」

王氏氣得眼前一黑，「這些黑心的混帳羔子……」

雪姐兒雖然不是陳家的血脈，但也是得了侯爺和陳老夫人的首肯才接進府裡的，序齒也都排過了，是正經的陳家三小姐。

到底是誰，竟敢背地裡下如此的毒手？

她嫁進西寧侯府後，第二年掌管了內院中饋，不能說完全一碗水端平，但也盡可能公正公平，月例銀子從來準時發放，上至陳老夫人下至最低等的僕從，都是一樣的規矩。

她們心自問，從沒有對不起過任何人。

白雪起身給王氏倒了一盞熱茶，「母親，您先別急，女兒慢慢和您說。」

「好孩子，母親不喝。」王氏上下左右地端詳著女兒，「妳沒事吧？」

「女兒好好的呢。」白雪笑著安慰王氏，「不過受了些驚嚇，睡一覺也好多了。」

「可憐見的，妳跟著母親受苦了。」王氏歎息一聲，似又想起了什麼，說道：「與哥兒是個心地淳厚的孩子，對妳也好，妳對他要客氣些，別總是冷言冷語的，多傷人的心。」

「女兒知道了。」白雪一口答應下來。

前世因為自身的原因，她和陳容與彼此疏遠，這是她不好，喜歡一個人如果不能公開，就埋藏心底好了，何必要漠然以對？冷淡久了，任誰都會疏遠吧。

這一世，她的重生又剛好處於兩人疏遠之後……想到這，白雪歎了一口氣，自作孽不可活，陳容與對她好了一輩子，這輩子就換她對他好吧。

「雪姐兒，母親明白妳現在的委屈。」王氏見女兒神色苦澀，以為她還在想掉入荷池的事情，伸手摸著她的頭髮，心有餘悸道：「妳一直不願意待在陳家，偏又捨不得母親……妳放心，母親不會讓妳平白受委屈，一定揪出背後暗害妳的人，替妳尋回公道。」

「母親，明面上不要做什麼，只當是我自己不小心掉入荷池的。」白雪那和王氏相似的大眼睛微微一眯，說道：「暗暗地查更利於行事。不然『他們』在暗，我們在明，終究會吃虧的。如今一計不成，估計還另有對策，咱們先以靜制動，看看他們接下來的動作。」

第三章 嫁進陳家前的遭遇

王氏一直陪女兒吃了午膳才離開，回上林苑的路上還在想女兒和她說的話。

她感覺女兒長大了，做事情有條不紊，也能沉住氣，這是好事。

上林苑是王氏和西寧侯爺陳汝的住處。

她和身邊的大丫頭靈兒道：「去寒梅館喚安姨娘來上林苑一趟，就說我有事情找她。」

寒梅館是陳家大房的姨娘們住的地方。

靈兒屈身應「是」，轉身離去。

雪姐兒掉入荷池的事，是安姨娘給她請安的時候提起的……王氏眉心一動，看來突破點還在安姨娘的身上，但雪姐兒卻不是這樣認為的，倒讓她防著柳姨娘。

柳姨娘全名柳如月，是陳老夫人的親外甥女，和王氏一樣的年紀。生了一子陳容旭，十歲，一女陳宛柔，年十一。

她是陳容與的生母過世後由陳老夫人做主納進來的，王氏還沒有進西寧侯府時，內院的一切事宜都由她協助陳老夫人管理，為人十分的聰敏。

寒梅館離上林苑並不遠，安姨娘和靈兒一起過來的時候，王氏也剛回到屋中。

「奴家給夫人請安。」安姨娘屈身行禮，她穿著紫羅蘭雲紋襖子，笑起來柔柔弱弱的。

王氏看了她一眼，擺擺手，「起來吧。」

丫頭搬了杌子過來，安姨娘坐下。

「奴家剛才穿過院子時，看到夫人種的月季花開得甚好，姹紫嫣紅，香氣撲鼻。」

安姨娘笑道：「奴家自己也種了些，卻遠不如您這裡的，到底是不如夫人細緻。」

王氏為人溫和，頗喜愛花草，她給月季花修剪枝椏的時候，安姨娘見到過一兩次。

聞言，王氏透過竹簾往院子裡瞧，遊廊的兩旁新砌了花壇，裡面種了許多月季，什麼顏色的都有，一盛開花朵就很大，層層疊疊的花瓣微微下垂，在陽光的照耀下，彷彿鍍了一層金邊。

「確實好看。」她感慨了一句。

「是花沾了夫人的福氣……」

安姨娘舌繫蓮花，她親生的八小姐宛蘭剛滿八歲，養在王氏名下，討好些總是好的。

王氏端起盞碗喝了一口茶，沒吭聲。安姨娘是八面玲瓏的性子，不和誰深交更不得罪誰，在西寧侯府裡是個難得的明白人，她巴著自己，不過是想日子好過一點。王氏不在意她的小心思，或者說看透了也不點破，都是深宅後院的女人，各有各的不容易，彼此能相安無事最好。

「姨娘，您潤潤喉嚨。」靈兒倒了一盞熱茶遞給安姨娘。

安姨娘接過，喝了一口便放在一旁的小几上，看向王氏，「夫人喚奴家過來是為了何事？」

王氏笑了笑，「也不是緊要的，不過是想起蘭姐兒的生辰快到了，妳是她的親娘，該給她準備些禮物。」她停頓了一下又說：「霜降一過，冬天就來了，妳親手製一件冬衣吧。」

安姨娘喜不自勝，起身行禮，「謝謝夫人的體恤。」

西寧侯府的規矩很嚴，尋常的時候，身為姨娘的她是見不到女兒的，到了過年過節，又有一堆人圍著，母女倆也說不上幾句話，因此她是真心的感謝王氏。

「對了，還有一件事。」王氏把手裡的盞碗遞給身邊的丫頭，漫不經心地問：「我記得妳和我提起三小姐掉入荷池，這事是聽誰說的？」

聞言，安姨娘呼吸一滯，抬眼去看王氏的臉色，見她很平靜，才諾諾地開口道：「奴家是路過雲霞堂附近時，聽丫頭們議論的。」她和王氏說過一次了，怎麼又問？

「雲霞堂？」

王氏的雙手握緊，雲霞堂是柳姨娘的住所，難道真的和她有關？還是說只是巧合？

她腦海裡浮現出柳姨娘數年如一日對她的恭敬，如果真是假裝的，那就太可怕了……

安姨娘「嗯」了一聲，「奴家不敢撒謊。」

「好了，妳下去吧。」王氏心裡有事，也無心再和安姨娘嘮嗑。

等出了上林苑，安姨娘的貼身丫頭小莉低聲道：「您早上和夫人說起三小姐的事，她焦急萬分，現在又絲毫不關心，這反差也太大了。」

「閉嘴。」安姨娘瞪了她一眼，「夫人也是妳能議論的？」

小莉都能想到的事，她自然也想到了，卻不外乎是——事不關己高高掛起，西寧侯府的有心人太多了，該聾的時候聾，該啞的時候啞，才能活得更長久。

上林苑種了一棵梧桐樹，杆高冠大十分魁梧，一陣北風吹來，樹上的葉子打著旋往下落，不一會兒地上就是厚厚的一層落葉。

李嬾嬾指使著幾個小丫頭去打掃，又怕她們清理的不乾淨，便站在一旁看著。她是王氏的乳母，在上林苑地位頗高，上上下下都願意給予些尊重。

眼看著酉時到了，小廚房的做飯婆子牛嬾嬾過來問王氏，晚膳都準備些什麼菜肴。

「按著侯爺的口味來吧。」王氏心不在焉地道，她也沒有胃口。

牛嬾嬾答應一聲，挑竹簾出去了，走到李嬾嬾身邊時，和她說：「您去看一眼夫人吧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李嬾嬾一愣。

「夫人看著……不大好。」

李嬾嬾心裡一突，轉身上了遊廊，到了王氏跟前就問：「夫人，您哪裡不舒服？」

王氏抬頭看到李嬾嬾滿臉的擔憂，勉強笑了笑，「我沒事，是在想雪姐兒。」

「三小姐？」

「雪姐兒生下來就不受她生父的喜愛，動輒打罵……」說起往事，王氏眼圈一紅，

「白景浩一心想個兒子，恨我生不出來，一喝點酒就拿我們娘倆出氣……」

白景浩是翰林院侍讀學士，白雪的親生父親。

「夫人。」李嬾嬾的眼圈也紅了，「都過去了。」王氏是喝她的乳汁長大，在她心裡是和自己的孩子一樣疼。

「雪姐兒漸漸大了，性子敏感，不願意和人交流，整天一個人悶在家裡，見了白景浩就像老鼠見了貓。」王氏涕泗橫流，「她五歲那年過生辰，不過是看了良哥兒一眼，竟然就被白景浩一腳踹在心口上，說她的眼裡有殺氣……」

李嬾嬾已是泣不成聲，王氏說的這些事情，她也是親眼目睹的。

王氏哽咽著說不出話來，「一個五歲的孩子，知道什麼是殺氣？就因為看了白景浩的庶子一眼，她差點就活不下來了……雪姐兒是我的命根子，為了她，我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。」

「老奴都知道。」李嬾嬾長歎一聲，「您和白景浩提出和離，他不願意，一口咬定您犯了七出之罪，還是老太爺和老夫人出面才順利解決了此事。」

李嬾嬾說的老太爺和老夫人是王氏的父親和母親。

王氏拿出袖中的帕子擦了眼淚，道：「好在我有一個做高官的父親，這才連雪姐兒也一同要了回來。」白景浩曾經是父親的得意門生，有才華為人又正直，誰知道他竟是人前一套人後又一套！

王氏的父親是戶部尚書王宇，朝廷正二品大員。

「我原本想獨自養大雪姐兒，寵她一輩子，直到遇見了陳汝……」王氏道：「我一開始是不願意的，整個人心如止水，是母親一定要我去花廳見一見，說人都來了，沒想到那人會是陳汝。」

「我和他在馬球會上見過，也算是舊識，當年他的妻子早逝，只留下一個病弱的孩子，這在某種程度上讓我想起了雪姐兒，他們都是命苦的孩子……」

李嬾嬾道：「是啊，您起了惻隱之心，又看侯爺和三小姐相處的融洽，這才鬆了口。」

王氏「嗯」了一聲，「陳汝對雪姐兒的疼愛是真的，眼神騙不了人。」

「您嫁進侯府這幾年，侯爺對三小姐是真的好。」李嬾嬾勸慰王氏，「您放寬些心，老奴看得真真的。」

聞言，王氏嘴角微翹，「雪姐兒越來越愛笑，性子也開朗了，妳都不知道我有多高興，也慶幸嫁給了陳汝。在一定意義上，陳汝給了雪姐兒一個父親缺失的愛，我一直覺得，日子能過成這樣，是圓滿又幸福……」說著，她閉了閉眼狠聲道：

「卻沒有想到有人暗中想要雪姐兒的命！」

一聽見這話，李嬤嬤心頭一驚，「是誰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王氏搖頭道：「倒是雪姐兒，出乎我意料外的沉穩，這孩子在我渾然不覺的情況下慢慢地懂事了，也知道籌謀了。」

李嬤嬤想了想，「您覺得是好事，還是壞事？」

王是很是欣慰，「當然是好事。我護不了雪姐兒一輩子，她自己能獨立，再好不過了。」她喝了一口茶水，和李嬤嬤說：「妳暗地裡去打探一下柳姨娘最近都在做什麼。」

雖然雪姐兒叫她別輕舉妄動，但她還是要查清楚的，膽敢在她的眼皮子底下欺負雪姐兒，無論是誰，她若不好好回敬一下，都對不住「母親」這個稱呼。

「夫人放心。」李嬤嬤應允道：「老奴知道怎麼做。」

這時，外面傳來小丫頭的通報，說是侯爺回來了。

王氏起身去迎，才走幾步，陳汝已經大踏步進了屋，他身材高大，面部輪廓硬氣俊朗，可能是早些年領兵打仗的緣故，他不苟言笑的時候讓人覺得很嚴肅，他今日穿著深藍色右衽長袍，墨色繡雲紋寬腰帶，一看又更加威嚴了。

「侯爺，妾身一天未見你了，這會可餓了？」王氏露出恰到好處的笑容，說著，又親手給陳汝滿了一盞熱茶。

陳汝「嗯」了一聲，和妻子道：「老二找我商量下個月給母親慶壽誕的事情，老五也去了，我們兄弟不常見面，就多坐了一會。」

老二指的是陳家的二爺，全名陳淵，三十六歲，是去世老侯爺的通房丫頭所生，養在陳老夫人的名下，他長相斯文憨厚，性格卻圓滑善辯，擅於投機取巧，侯府外頭的一應生意都由他來打點。

老五是陳家的五爺，全名陳翰，二十四歲，生母是侯府裡名分不高的姨娘，在陳老夫人的身邊長大。他容貌俊秀，人卻風流輕浮，不過他對陳老夫人很有孝心，這麼大了一直沒什麼正當的事情做，靠著祖上的庇蔭過生活。

「母親到了花甲之年，身體還如此康健，確實該好好慶祝一番。」

說話間，王氏擺手吩咐丫頭去擺晚膳。

陳汝點點頭，覺得妻子說得對。

他喝了半盞茶水，抬頭卻看到妻子的眼圈紅著，秀麗的側臉滿是憔悴，愣了一下，忙問：「琴兒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嗯？」王氏愣了一下，隨即笑著推托，「妾身好好的，不過是被風迷了眼睛。」既然決定了暗地裡調查女兒的事，就先不和陳汝說了，免得中間再出岔子。

「當真？」陳汝半信半疑。

「妾身何時哄騙過侯爺？」

「那就好。」

靈兒聽到主子們的談話，悄悄地退出去端了半銅盆的清水進來。王氏讚賞地看了她一眼，浸濕手中的帕子，又擰乾，這才遞給陳汝讓他擦手。外面已經黑透了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北風呼嘯著，一陣緊似一陣。

次日一大早白雪就起來了，她認真收拾了一番，帶著秋芙往留春館的方向去。陳家有晨昏定省的規矩，一眾兒孫要趕在辰時之前向陳老夫人請安、問好。太陽升至半空，光線還很柔和，照在人身上很溫暖。

白雪雙手揉搓了幾下，哈了口氣，和秋芙道：「走走路，身上暖和多了。」秋芙笑道：「小姐是怕冷的人，但半夏比小姐還怕冷，如今都穿上去年的冬衣了。」聽到這話，白雪倒是想起一件事來，「半夏畏寒畏熱的，是不是有哪裡不舒服？」前世在她出嫁的前幾日，半夏便生了一場暴病，不治而亡了。秋芙想了想，「沒聽她說起過什麼，平日裡看著也都好好的。」

白雪「嗯」了一聲，又交代她，「妳閒了陪著半夏去一趟李大夫那裡，讓他給診治一下。」主僕一場，既然她重生了，能拉扯一把半夏就拉扯一把，活著總比死了好。

李大夫全名李瑞，五十歲左右的年紀，是西寧侯府請的大夫，住在聽雪堂，醫術了得。

秋芙應「是」，小碎步跟在白雪的右側。主僕倆穿過一片梅林，卻在盡頭遇見了陳容與，他坐在輪椅上，一身月牙白直裾，風吹動衣角，身姿如玉。

「給大哥請安。」白雪頓了頓，屈身行了禮。

陳容與看著她，「三妹見了我還和以前一樣就好，不必客氣。」

看白雪對他恭恭敬敬的，還不如原來的不理不睬來得好，自己救了她，並不是要以此要脅她的感激，而且這樣感覺兩人更疏遠了。

白雪怔了怔，不知道怎麼回話，眼前的陳容與不是她臨死前的那一個，他看她的眼神也冷淡疏遠，她甚至不確定陳容與是否還和前世一樣的喜歡自己。

她內心雖然認定了要對陳容與好，但真正相處起來和想像中的樣子是兩回事，急不得。

「大哥，你在這裡做什麼？」

氣氛沉默得有些尷尬，而陳容與還在等她開口，白雪只好顧左右而言他，「怎麼都沒有僕從跟隨？」

陳容與看了她一會兒，轉過頭去，「去給祖母請安。」

白雪後知後覺地明白過來，乾咳一聲道：「哦，對。我來推你。」景廡苑和留春館就只隔這一片梅花林，是她忘了。

「不用。」陳容與拒絕道：「吳華去拿東西了，馬上就回來。」

陽光下，少年脊背很直，顯得清瘦又孤傲，過於白皙的臉色透露出一種病態。

白雪看得難受，解開身上的寶石藍綢面大氅遞給陳容與，「大哥，天氣冷，你應

該穿厚一點的。」他的雙腿不能見寒氣，身邊伺候的人也太馬虎了。

見狀，陳容與眼神閃爍，卻沒有伸手去接。

白雪見他不動，乾脆俐落地蓋在他腿上，「大哥，我要走了，再晚一點，祖母會不高興的。」

陳容與欲言又止，閉了閉眼，才問道：「三妹是可憐我？」他不喜歡別人的憐憫，那感覺像是個廢物一樣。

「大哥，你想多了。」白雪拿出帕子去擦額頭上的細汗，笑得眉眼彎彎，「是我一路走來，熱了。」

少女膚光勝雪，展顏一笑，神采飛揚，一雙黑葡萄般的眼睛靈氣十足，光鮮明媚得就像天上的太陽。

望著她，陳容與想起了一個成語——燦如春華。

她的活力和他的死寂恰好相反。

白雪微微向他屈身一下，隨即走遠了。

陳容與摸了摸大氅，料子很柔軟也素淨，繡了纏枝紋，連一朵花都沒有，迎面風吹來還是冷嗖嗖的，他的心卻溫暖如春。

這時吳華手拿著淺色貂毛毯子氣喘吁吁地跑了過來，「世子爺，奴才給您蓋住腿。」出門時他只顧伺候世子爺喝藥了，忽略了別的。

「不用了。」陳容與嘴角微勾，笑得很溫柔。

「嗯？」吳華一低頭，看到陳容與懷裡的大氅，只覺得挺眼熟的，好像見誰穿過，偏偏想不起來。

「發什麼呆？走了。」

「是，世子爺。」

留春館的院落不大，是個僻靜地方，大概有十餘間房，迴廊相接，前庭後院一應俱全，院內花壇盆景，藤蘿翠竹，裝扮的雅致大方。

走了約莫半盞茶的功夫，白雪看見枝椏遮掩下的門楣，「留春館」三個大字筆走龍蛇。

路的兩旁有綠柳低垂，門邊站了四個丫頭，清一色的藕荷色方領長比甲，見了她便屈身行禮，「三小姐安好。」

白雪笑著和她們打了招呼便往院子裡走，過了穿堂就是正房，裡面語笑喧闐，十分熱鬧。

「祖母，您看伊姐兒新做的襖子好不好看？上面繡的梅花都是添了銀線的。」奶聲奶氣的，還知道誇自己，「是不是伊姐兒也跟著變好看了。」

眾人被逗得哈哈大笑，有一個少女開口道：「伊姐兒長得好看，穿什麼都好看呀。」聲音清澈又柔和，讓人不自覺便心生愉悅。

「還是咱們的柔姐兒會說話。」男子笑道：「伊姐兒還什麼都不懂，就知道喜歡漂亮的衣衫了。」

「五叔謬讚了。」少女謙虛道：「伊姐兒這樣……很可愛。」

白雪的身影一頓，柔姐兒？西寧侯府裡被稱呼柔姐兒的，除了陳宛柔再沒有別人了，她的生母是柳姨娘，比自己小兩歲，年十二，如今記在母親名下，但因生母的身世好，所以她一出生便是柳姨娘親自撫養。

柳姨娘原本是大理寺右少卿最小的嫡女，容貌如花似玉，難得一見的嬌美佳人，她的母親為陳老夫人的嫡親四妹，陳汝的原配死後，陳老夫人要她嫁進來做續弦，她看著外甥女長大的，最喜她的懂事顧大局，沒料到陳汝卻不肯，只許她做個妾室。

一開始柳姨娘覺得甚是屈辱，後來不知怎地又想通了，進門的第二年就生了陳家五小姐陳宛柔，過了一年，又生下六少爺陳容旭，也是個爭氣又有福氣的。

這些事情，府裡伺候主子的老人們大多都清楚，白雪也是偶然間聽李嬪嬪和母親說起時知道的。

母親曾經對柳姨娘的評價：大家風範，任勞任怨，勤懇體貼。名分雖然低，但只要陳老夫人在，她的身分就無端高人一等。

白雪去給母親請安時常常見到柳姨娘，她服侍著母親用膳，端茶倒水，恭敬之至，妾室的循規蹈矩幾乎做到了極致，連繼父和祖母都讚譽有加。

投桃報李，母親對柳姨娘也是真的好，不僅高看她一眼，吃穿用度也和正室的規格一樣，按理說，兩人的關係是十分好的，可為何後來母親和柳姨娘卻老死不相往來了？

她記得很清楚，那是嫁去吳家的第七年，母親病了，她回來侍疾，到了中秋也沒有走，柳姨娘拿著補品多番過來上林苑看望，卻次次被攔在了大門外，那時她心裡即使有疑慮也沒有問過母親。

想想也是她疏忽，不過她當時的日子過得人不如人鬼不鬼的，又哪裡有心情關心別人？

這會子仔細想一想，倒真是蹊蹺，母親脾氣溫和，心腸尤其軟，對於別人的請求也從不拒絕，柳姨娘到底是做了什麼事情導致兩人決裂？